



仙源遺稿

坤

共二

~ 16
2407
2



和
2407
2-2

仙源遺稿卷之三

樂善齋

雜著

教書

慶尚道觀察使尹

承勳教書副應教時作

王若曰予惟嶺南一道東濱大海西接兩湖南通島夷北連關右實我國之南門而八路之雄藩也地方數千餘里民庶而富素稱難治故在平時閩帥之選視他道尤重焉況今大寇據邊天兵壓疆賦歛煩重而民不堪命財粟殫竭而公私赤立策應機會之一失存亡成敗決於呼吸方面之託視平時又加重

仙源遺稿三

仙源遺稿

馬當是選者厥惟艱哉諒非才足以辦事智足以應
變威足以鎮物惠足以安民則莫宜居之惟卿天資
明敏器局方嚴早歷臺省聲名藹試理州縣治績
茂著往年領節湖西當蕩殘飢饉之日盡撫綏安集
之道湖民賴之逆豎竊發變將不測而卿乃奮義討
捕渠魁就戮奸黨散落 宗社又安予惟寵嘉之厥
後置之經幄啓沃良多主持風憲類綱振肅暨乎大
軍南下命督芻糧而事以辦濟投之所向游刃恢恢
予固知卿之才之量可以委寄重任而拯濟時艱注
意超擢蓋已久矣適今嶺南缺方伯予思其人莫如

卿宜詢之大臣亦與予同予於是乎益信予知人之
不失也茲陞卿資憲階授卿以本道觀察使兼兵馬
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卿其體予擢任之意往欽哉嗚
呼當今國事尚忍言哉一罹兵火七經寒暑至痛狂
骨滅賊無期奄奄就亡莫保朝夕而幸賴 聖天子
憫我邦被禍之酷再調大兵將拯救於水火之中庶
冀仗 天子威靈海上蜂屯一舉蕩掃而島山之役
天不助順 王師左次賊酋漏網大機一誤萬事瓦
裂予心憤惋寢食俱忘往者已矣悔不可追而今日
之憂有甚於前甯席既脫益蓄暴怒春汛已迫颿風

便利悉象渡海再肆克毒則惟卿所管實賊初程蔽
遮江淮沮遏其勢使不得長驅直上只在卿規畫得
宜盡心與否之如何耳卿其勗哉 天兵今雖退還
其勢必不至於終退而湖嶺之間設五大陣以爲相
機再圖之計尺蠖之屈必將大伸卿亦蓄力養銳協
同 天兵待時而動以助泰山壓卵之勢則恢復之
功實藉卿焉收募鄉兵日加教鍊招集流亡廣開屯
田修器械以備戰用峙餼糧毋乏軍需此正今日之
急務而卿之所當盡心焉者也至如撫恤孤寡慰悅
民心嚴明賞罰激勵將士設城池而據要險行間謀

而探賊情則此卿踰令施措間一事耳予不多誥官
通政罪大辟稟予裁決臨陣制律則防禦使以下任
卿自斷於戲一范在軍中足破西賊之膽萬里作長
城冀紓南顧之憂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銘

蒼龍杖銘

質白香直而剛化蒼龍扶病翁托晚契顛沛際永爲
好長不老杖乎杖樂天放

烏竹杖銘

顛則扶危則持微爾之相吾誰依嗟爾杖莫相違

座右銘

月盈則缺器滿則覆亢龍有悔知足不辱勢不可恃
欲不可極夙夜戒懼臨深履薄

墓誌銘

自述墓銘

公姓金氏其名尚容字曰景擇號曰溪翁系出安東
始祖宣平自麗迄鮮奕世簪纓曾祖諱璠平壤少尹
大父生海知信川郡皇考克孝敦寧都正視公追秩
贈領議政妣東萊鄭父相惟吉生于辛酉聘權作
匹壬午進士庚寅文科歷敷翰銓王署鑾坡再佐帥

府一賀 帝庭祭酒國學侍郎兵刑逮長諫省妄論
宮禁一言嬰鱗三州製錦知申都憲京尹司寇括囊
苟保履貞无咎時丁否運世入長夜志不詭隨遯于
荒野周邦命新起廢伸枉宗伯叅贊兩銓之長復兼
金吾 經筵賓客叨陞三事愧乏一德性拙寡言恬
靜自守官居鼎鼐產業如舊晚卜楓溪水石清絕倘
徜徉壑樂忘飢渴壽若干終男四女七光烟煥炫燭
則庶出諸孫及婿多不記名某年寔茲公自作銘

貞敬夫人權氏墓銘

夫人之權世為名門佐郎愷女相轍之孫壬戌以降

甲午夭折色婉而秀性和而哲有德有行年不得永
公貴追榮封至貞敬三男三女子孫蕃延初葬江都
後從公遷生未偕老死則同穴略叙梗槩係公之末
哀詞

葬坤兒哀詞

嗚呼坤兒捨我何之孤魂子子誰托誰隨別母遠來
何不悲哀泉臺此去何日重迴英姿妙質變茲幽穴
父子恩情自此永絕一片青山數尺孤墳呼之不應
哭之無聞天地茫茫白日無光汝言汝貌此生何忘
哀腸寸斷苦淚成血山平海竭余慟不滅嗚呼哀哉

祭文

宗廟祈雨祭文

於皇 烈祖陟降庭止今茲之旱胡爲厲矣稼穡卒
痒無望西成瞻仰雲漢有瞻其星昊天上帝則不我
虞嗟我 先祖胡寧忍予如有罪罰寧丁我躬快施
神功大慰三農右 七室

閔予小子不吊昊天罔罔在疚若隕于淵旱既太甚
大命近止靡神不舉不殄禋祀誠未上格驕陽尚酷
暎其濕矣民將填壑不避瀆告再薦菲薄亟需甘霖
蘓我百穀右 八室

南郊賜祭戰亡將士祭文

蠢茲卉服再肆陸梁勢極滔天灾切剝床憫我小邦
莫敢抵當韋蒙 皇恩九伐用張師出以律井井堂
堂 天威所暨庶見于襄如何不吊奄至敗亡嗚呼
哀哉哀爾將卒夙綴戎行超乘賈勇矯矯沈沈忘身
奮義去族離鄉敵王所愾擬掃櫜槍觸冒暑雨遠赴
炎方等城鑿池啓處不遑載飢載渴我心悲傷嗚呼
哀哉孤城一夕虜勢動勦虵虺援絕危甚睢陽矢竭
力盡滄海難防甘心死鼓寄身兇鏗肝腦塗地積屍
如岡風雲悽慘白日無光何辜於天降此禍殃嗚呼

哀哉誰無妻子亦有爺孃娟娟心目寢寐不忘哭望
天涯布奠傾觴骨暴沙礫誰斂誰藏萬里家山歸路
茫茫精魂無託何處彷徨言念及此痛割心腸嗚呼
哀哉于彼南郊命筭壇場復矢以祭日吉辰良尊爵
淨潔牲肥酒香魂兮歸來歆我苾芳嗚呼哀哉

祭女督南司禦文

維年月日仙源老叟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女督
故司禦南公之靈嗟嗟學顏胡遽至斯人莫不死子
最可悲白髮偏親何忍棄歸弱妻稚女誰托誰依嗚
呼哀哉年方強壯身且無恙如何一朝倏然長往平

生親愛皆在人間彼有何樂捨此忙還嗚呼哀哉名
高數竒才大命舛青衫薄宦未試一縣窮通禍福孰
主張是理不可知天不可恃嗚呼哀哉常謂我死子
護我喪那知今日子先我亡撫棺長跽夢耶非真音
容如在巾舄生塵嗚呼哀哉吾年過稀朝夕難支死
而有知其幾何離聊奠薄具翼紆來歆一訣終天有
淚盈襟嗚呼哀哉尚饗

序

寬懷錄序

錄中已仙人李德馨明甫領議政得年五十三張

雲翼躡資憲刑曹判書得年三十九崔有源伯進

資憲京畿監司得年五十四朴震元伯善資憲刑

曹判書得年五十六李慶深源深資憲知中樞得

年五十七鄭協伯和嘉善吏曹參判得年五十一

朴彛叙錫嘉善吏曹參判得年六十一柳穡子好

嘉善全羅監司得年六十一李廷彪嘉善統制

使得年五十四金基命嘉善慶尚水使得年六

十一尹敬立仲通政忠清監司得年五十一金

順命正受兵曹參議得年五十四錦溪正明善得

年六十一具德齡壽大嘉善府使得年六十一李

尚寬而通政郡守得年六十一竹林守諱得年

五十一柳澤景潤奉常正得年五十七金光燁而

執義尹暹汝進弘文校理得年三十二張駿郡守

沈忻俱奉教得年三十五金誠立汝賢承文正字

得年三十二李慶伯應承文權知得年二十高

因厚成均權知得年三十二柳希鏗佬已卯進

士得年二十三尹汲古汲乙酉進士得年三十二

尹是男士毅乙酉進士得年三十七鄭渭蹄壬午

進士金耆祈應庚寅進士得年五十九丁好敬希

戊子進士得年六十金景亮曠得年三十二金

錫胤得年二十七柳沆清源得年三十四辛慶德

逸得年三十七南格誠明得年五十七金允士悅得

年四十九鄭檄縣監安大進退牧使趙英傑世蓋

辛卯進士宋珽廷玉縣監尹曙梁諱通政府使得

年四十八錄中在世人金尚窩汝秀嘉義原任叅

判乙亥仙李文荃子馨嘉善原任兵使元裕男嘉

善前牧使辛未仙沈彥明晦通政分承旨南檄

齋通政三陟府使崔輔臣通政前府使李升亨

應通政寧越郡守壬申仙成安義精甫前牧使已

巳仙尹鞏通政前郡守庚午仙權俊臣英甫韓汝

激靜沃川郡守乙亥仙黃孝義士永川郡守丙

子仙黃立中子前郡守壬戌仙南暉明前正乙

丑仙鄭道履之司諫乙丑仙朴宗賢正前縣監宋

爾昌福前縣監丁卯仙柳季龍君前縣令沈德

男前叅奉丁卯仙柳涿琴

余生於嘉靖辛酉于今六十有二歲矣平生親故零落殆盡不可殫記姑就其中與余同甲而嘗所交遊知識者錄其姓名則多至六十餘人而生存者僅若干其餘皆鬼錄矣以此觀之人生世間信如白駒之過隙年逾六十吁亦難矣死者已矣雖位極三台福

如萬石皆不足道也其生而在世者窮達悲歡亦各不同按錄歷數而第其高下則其中優於我者纔一二而不及於我者多矣或有官高而身病者或有產饒而秩卑者或有無子孫而孤獨者或有無爵位而困窮者噫均是同年生人而其間命途之不齊不啻千百層余以無狀學未知方才不如人而偉竊科第官至崇班有子有孫身無疾病優游 聖化之中已過耳順之年豈非幸也客有笑之者曰人生斯世欲其壽考者以其能享諸福也今子則不然年雖多而人不尊位雖高而家益貧固守窮約一生無聲色之

娛益米屢罄妻子有飢寒之色人間苦楚莫子若也
加以獲罪於朝席藁累年憂惶踖踖若無所容有何
在世安享之樂而乃反肆然矜多自以爲幸也余應
之曰惡是何言也天之賦物不能全備予之齒者去
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天之於我何獨偏厚如使我
家累千金姬妾滿前身居勢要舉世奔趨則灾眚必
至死已久矣其安能保存性命以至今日乎貧者士
之常富乃在乎天家無覩石而身不凍餒人不我貴
而內省不疚孽由自作罪在罔赦而 聖恩寬貸金
木不加茲非其幸耶時命雖乖一息尚存此外諸餘

何足數也若夫安富尊榮五福俱全者一世之中不
過數三豈可人人而得之乎孤露餘生衰邁已極喘
喘焉莫保朝夕從今以往未知前頭頑喘更延幾箇
歲月而其視向來諸公之青春溘先已作黃壤之客
者所得不既多乎合而名之曰寬懷錄仍記其言時
一披覽以自寬慰焉 天啓二年壬戌六月下浣仙
源老叟書

仙源遺稿卷之三

仙源遺稿補遺

詩

禮部郎中金兄而和氏以贖价朝一天此去
皇城三千餘里而往返六七朔矣凡人偶然相
別或一二歲或五六載甚者至於十餘年則今
送吾兄不必戚戚然慘辛噓唏而今兄之去也
歷遼陽幽薊千萬重雲山則殘燈旅館皓月清
宵不無思親憶弟之情故於其去也不以臚而
以言嗚呼士之生斯世也抱大道蘊竒才堯吾
君舜吾民者此其志願也苟或不遇其時不得

其位則亦隨遇而安素位而行者固其常也若夫使乎之任則於古罕得其人而於今以謝恩兼賀千秋令節則其所以難慎者為如何哉舉朝薦之聖上擇之苟非才德出眾者其何以當之也兄之受業有自來而兄之講劇有其素其所以擔當斯責而揚我王事大之誠也明矣故先以得人賀國家繼以設施賀吾兄謹綴短律一篇以助郵亭一粲詩云乎哉道情而已

街

命朝 天馬似飛夢魂先繞鳳凰池宵中事業

詩千卷橐裏行裝筆一枝別路本因芳草遠歸程還被菊花遲為言努力加餐飯回首北堂雙鬢絲

苟全宗兄

中清挽

同宗何幸有公賢私淑陶山學月川半世藏修才可用十年窮厄病還纏經書滿腹貧猶樂蘭玉盈庭福更全竟使斯人歸落拓主張吾欲問蒼天

雜著

記夢說

已未五月十三日白沙公初暮也前夕與家豚輩坐語忽然念及嗟惜久之其夜夢見公與其兄松福氏

坐于東崗書室中於案上手寫大學章句余問之曰
寫此何爲公曰余欲讀之仍問余曰君近讀何書余
答曰吾亦方讀大學耳公曰君知大學中庸相爲表
裏乎余曰何謂也公曰中庸天命之謂性即大學所
謂明德也率性之謂道即大學所謂明明德也修道
之謂教即大學所謂新民也道不可須臾離者即大
學所謂止至善也蓋道者至善之所在不可須臾離
者謂必至於是而不去之意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
即大學居敬工夫也莫顯乎隱莫見乎微即大學誠
意章十目十手毋自欺之意也喜怒哀樂心之用也

未發之中心之體也發皆中節即正心之功也致中
和天地位萬物育即心正身修而國治天下平之效
也其他章句逐節縷解論說甚多皆余平日沉着而
未能精察者也聞之若有所開發遽然一覺茫然不
能盡記深可恨也嗚呼公之精爽不昧一念之間情
意亭感來入於夢宛若平生講學論道諄切如此吁
其竒矣恐其日遠日忘茲錄其所能記者以自省覽
兼示兩家子弟

祭式遺訓

我 國士大夫家祭禮遵倣文公家禮及五禮儀圖

式而為之近年以來 國俗奢靡凡干宴會婚姻等
飲食諸具務勝於人固有限量至於祭祀器數饌品
爭尚豐侈雜亂無節間有識禮之家或知其不可而
以其係干奉先之事不敢一朝輕易裁減因循弊習
傳至子孫貧殘子孫不得不遵用前例或至盡賣財
產而營辦猶且不能堪支每當巡次百般托故仍致
闕祭者比比有之祭禮若從簡約不過平人一客所
供之需為子孫者豈有托故不行之理哉吾家世守
禮法先世祭式豐約得中而近來頗循時俗之謬習
將有滋蔓之漸吾屬餘年無幾若不及今詳定則後

世子孫衰微必有難繼闕祭之患不可不慮也大抵
祭祀貴於誠潔不在於饌品之豐約以 國家之力
宗廟各陵祭享各有恒式 列聖相承一從橫者
極其薄略豈其奉先之孝有所不足而然也此事每
欲商量定式以為子孫遵行之地而遷延未果今考
家禮圖式且做先世流傳之規參酌品節排列于後
自今以後一從定式毋敢違越傳之永世者
兩位共一卓 時祭忌祭式

匙筋貼一 盞盤具二 蜜果
力墓祭 則否 仙源遺稿補遺
實果 無過五器 脯一器 時祭只設一坐高 不過五寸忌祭隨
食醢 三無過 四

一器無則代用菜 魚一器 肉一器 醬一器 醋
 一器 水正果一器 佐飯一器無過三色 糗二器
 餅二器白米一斗清蜜二器 飯二器 羹二器 湯無過五器
忌祭素三肉二 炙三色各二串忌祭用素 醢物一器忌祭代以細殖
 沉菜一器 生菜一器 熟菜一器
 兩位設饌之圖

清 餅 佐飯 脯 果
 糗 飯 湯 熟菜 魚 燭 果
 妣位盞 羹 湯 生菜 蜜果

湯 醬 正果
 考位盞 飯 炙 醋 果
 糗 羹 湯 沉菜 肉 燭 果
 餅 湯 醢物 食醢 果
 清 匙 貼

家廟茶禮式例

每月朔日 實果三色脯醢魚肉中兩色隨所得各一器
無醢則代用菜 望日只參拜

俗節 正月上元 三月踏青 四月燈夕 六月流頭

七月七夕 九月重陽 十一月冬至 生辰
實果三色 脯醢各一器 湯炙各一器 醬一
器 節物各隨時如上元藥飯流頭水丹冬至豆
粥之類

四名日墓祭一如忌祭式例

魚肉則否

仙源遺稿補遺終

仙源遺稿卷之四

議 壬申

改題 主議

太廟各室祝文頭辭與 神主所題多有不同甚可
疑也當時所定必有其意而事在久遠有難詳知然
祝文所以告神似當一從 神主所題不宜異同改
題 神主則事係重大不敢輕議釐正祝辭恐不可
已至於 宣祖題主踈漏差誤之事臣粗知顛末茲
敢備陳曲折臣於戊申初喪時以 虞主題主官講
定題 主式例於都監及禮官則其時諸臣 太廟

主式奉審之事全未省得只令一依香室 列聖祝
例書之故臣取考香室祝文騰錄於 虞主首書廟
號次書生時尊號次書大行後所上徽號矣厥後
天朝賜謚出來改題時沈悅書之而亦未知當書有
明賜謚四字只做前題添書昭敬二字於 宣祖之
下盖用祝文 太祖康獻大王之例也此實當時諸
臣皆不覺察仍循襲謬之失非有別意於其間也光
海時追崇尊號顛倒錯書之事臣未能知之而此亦
必是不察之致也臣意以爲一 廟之內 主式與
列聖有異非但事理未妥既知其誤仍存不改尤

極未安不可不一依 列聖主式改題且 懿仁王
后之喪臣亦題 主章聖徽烈乃生時所上尊號也
貞憲明德顯淑則似是光海時追上者也而題 主
之倒錯如此亦未可知也令禮官詳查可据文書一
體釐正改題似當伏惟 上裁

疏劄

司諫院劄子辛丑年二月爲大諫時

伏以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臣等伏見近
來天文告警赤氛連宵地道失寧山岳震撼其他星

流蛙戰之變疊見層出可驚可駭加以訛言屢興中外洶洶憂虞之端不一而足以當今國勢觀之雖麒麟遊于郊鳳凰鳴于岡卿雲日興卿星日出猶為可惧况此非常之變逐日斯生未知前頭有何不測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天之譴告若是其稠疊也臣等竊念灾不虚生必有所召今茲之變雖不敢的指為某事之應而致此之由豈無其咎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言地當國家危急之日值前古所罕之變耿耿于懷夜不能寐若或疑畏禍福顧惜功名隨行逐隊含嘿不言則是孤負 殿下平日生成之厚恩而亦非

殿下所望於臣等者也嗚呼天雖蒼蒼視聽自民民怨於下天怒於上理固然也 殿下以為今日之民心何如也喪亂以後民生之困瘁可謂極矣頃年大賊壓境 天兵滿國防戍之苦輸輓之勞有不可勝言民之膏血竭盡無餘而猶且忍死須臾奔走拮据以供國家之役者只待國事稍定庶蒙寬假之恩少得蘇息復見生生之樂而及乎賊退之後 天兵盡撤瘡痍之民訖可少休而徭役之繁無異前日當事之臣取辦目前之急字牧之官不體如傷之念誅求無厭色目多端星催火督推剝日甚雖殫其地之

出竭其廬之入猶不能供其萬一至於焚其室屋抱
扶老幼流離失所顛死溝壑者不知其幾則今之民
生誠可哀也蠲除之令雖下而吏不奉行哀痛之教
雖切而未蒙實惠以十年垂盡之命應內外無窮之
役民安得以不怨乎不但此也納粟之輩怨於失信
軍功之徒怨於廢棄冤枉怨於滯獄市井怨於貿易
諸官奪人臧獲而民怨戶部漸復貢物而民怨關廟
役軍年年徵發而民怨砲手保丁許令據定而民怨
凡此數事皆是有司之失而民皆歸怨於上至如
山陵之役量田之舉誠所不可廢之事而無知小民

猶且怨咨則今之民心槩可見矣在下之民怨既如
此則視聽自我之天豈不赫怒於上而出災異以警
動之哉嗚呼以今日之民心叅今日之事勢則臣等
竊恐南倭北虜不足為國家之憂而赤眉黃巾之變
猝起於朝夕之間也書曰可畏非民又曰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伏願 殿下上
畏天譴下畏民巖勿以災異為狃勿以小民為忽恒
存儆省如對上帝念民疾苦如痼在身雖一物之微
皆思出於民力一令之出恐或貽於民孽損上益下
而躬先儉約輕徭薄斂而與民休息凡病民之政害

民之事一切痛革如救焚拯溺毋蹈故常毋循文具
則一舉措之間民心感悅天意可迴而今日之變亦
可轉而為祥矣且當今救民之策莫急於修正貢案
貢案修正之得失而民生之休戚係焉臣等伏見貢
案都監之役已經累月而任事之官悠泛度日寥寥
緩緩了無所為之事哀我赤子嗷嗷於水火之中而
莫肯動念坐而視死是誠何心哉伏願 殿下申飭
該官速令釐正可變者變之可除者除之叅酌便否
損益得宜使斯民得蒙一分之惠則倒懸之民庶有
再生之望矣嗚呼興元一詔悍卒感泣景公一言熒

惑退舍天人相感只在人主之一誠而已臣等傷時
憂國言不知裁伏惟 殿下更加省念焉

荅曰省劄良用嘉焉當留念

右相辭職劄子

壬申四月十五
日七度呈辭後

伏以臣於日昨伏蒙 聖慈特遣史官諭以速出行
公臣誠惶感竊伏自念身病雖重 嚴命至此數日
調治倘或少歇庶可以扶曳出仕矣一日二日昏眩
之症愈徃愈甚少無差減之勢欲起還仆冥迷不省
雖欲自力運動亦不可得也目今島中之糧告急之
使日至差胡恐喝邊臣之報絡繹 聖念方軫於宵

盱廟堂靡暇於策應而身居大臣之後不得趨參於
論議之末罪積瘵曠心豈自安况今朝廷之上可堪
此任者不無其人而臣無功無德濫陞於人望之外
尸素貽譏妨賢甚惧尤不可抱病苟據益致人言伏
願 聖明察臣病苦之狀憐臣危迫之懇亟賜適免
以便公私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寢撤移仁慶宮材瓦劄子

癸酉三月二
十八日

伏以臣病伏之中竊聞日備局啓辭將撤仁慶宮殿
宇移構昌慶舊基臣心愚惑竊以為不可夫憂有遠
近弊有輕重今之言者或以為仁慶宮制作侈麗不

合帝王居處又以為修理仁慶之弊與撤移改構功
役不甚懸絕以臣料之此皆思之不熟也自古以居
處侈麗為人君之戒者慮其盤遊逸豫馴致於覆亡
之禍也若在時平無事之日則此實防微杜漸之遠
慮固為正論其在今日則目前危亡之憂有甚於此
者何者方今賊情叵測邊虞孔棘人心惴惴莫保朝
夕而奏請春信之行又將鱗次發程五起方物及增
送歲幣其須用之數不知其幾許度支之調度已竭
中外之財力亦殫而征輸方急民怨日極乃於此時
欲興宮闕營繕之役雖曰撤彼構此遠近瞻聆孰不

駭惑且役夫工匠苟不煩民力則勢必雇募其應給料布將何所取辦乎其所謂各衙門儲蓄亦皆民力之所出而均爲國家之需用者也與此不必興之大役費盡不當費之財力節節而耗削事事而損害朝中僉議都下民情臣未知果皆同然而竊恐傾覆之患必因此而先至此臣所以不暇慮遠而獨以爲切近之憂者也况功役之輕重不可謂不甚懸絕既有撤毀之役又有搬運之役又有改構之役然後方可爲修理則其視修理已構之屋功役已三倍矣苟非神施鬼設則其弊輕重豈不較然乎既已始役之後

則種種及民之弊自有必至之勢所謂不煩民力者亦未敢盡信也即今時御之所窄陋無形而聖候違豫爲日已久當此時候漸熱之日居處調攝一刻爲急移構之役雖云甚易秋夏之內其勢必不能完訖而乃欲待此以爲移御調攝之計不亦迂且遠乎噫重建先王之法宮預杜後嗣之逸欲者亦臣之所大願夫豈異於人哉第事有緩急時有不可目今時勢不可者如前所陳臣意以爲姑寢撤移營繕之役趁天氣未熱之前急先權移於仁慶舊御之所而徐待時事稍定民力稍息謀建法宮之正寢以爲

永久貽燕之圖則庶無興役不時之弊而其於 聖
躬將攝之道亦似便順此實國家安危生民休戚之
所關事過之後不可追悔故不敢以告病為嫵猥將
淺見冒瀆 宸嚴伏願 聖明裁擇焉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劄陳之辭誠有意見但大臣臺官皆
以移御仁慶為不可今此移構之舉實出於不獲已
也

辭職劄子

癸酉四月
十三日

伏以臣偶然失足致傷甚重針灸調治已過一月
聖恩曲加醫問稠疊賜以藥物俾即救療其視始傷

之時則不啻大半差減而足上浮氣迄未盡消骨之
酸痛久而無減其於起居行步則猶難以時月期也
雖在床席之間坐卧出入必皆須人跬步亦不能自
致其敢出而供職乎當此國事多艱內憂邊情朝夕
莫保之時廟堂諸臣逐日奔走而臣獨在告曠職今
已三十有六日辭章二十上而尚未蒙 恩遙抑恐
病傷實狀 聖明猶有所未盡察也臣誠惶悶不知
所出凡人之疾病本症雖重而有或可以勉強者雖
外傷末疾而亦有不得自力者臣之眩暈麻痺之症
積漸所發根深源遠患在裏面衰年失攝則實關性

命然未及顛仆之前猶或勉強而可行今之所患此
不過一時跌傷之外病而只痛在分寸之地不能立
脚運步雖欲自力勢不可得也雖使臣輿疾出仕只
一番肅謝而前扶後擁左持右挾蹣跚拜跪猶甚苟
且而有駭於觀瞻况既出之後則義不可仍為退伏
亦不能扶曳趨衙臣之處此豈不狼狽臣之所傷苟
有一分可強之勢則臣雖無狀此何等時而一向言
病可出而不出乎前日領左相劄中過料臣情乃謂
臣之呈告必以朴潢之言無乃 聖明之不許臣請
者亦疑臣之因此而引退耶設令朴潢指斥臣身猶

當受而置之務存大臣之體况其所言泛及廟堂之
舉措則臣何獨介意而悻悻然必欲決去就乎臣雖
甚庸亦不至此伏願 聖明曲諒臣言之出於實病
悶迫之情特許鑄免俾得安意調攝公私幸甚取進
止

救羅萬甲劄子

初五日

伏以國家之興亡人心之向背皆係於人君一舉措
一言語之間輪臺悔悟漢業復隆興元一詔悍卒皆
泣人心感應之幾有如此者可不慎哉可不懼哉頃
者俞伯曾之疏實是傷時憂國之言而自 上屢下

情外之教繼有外補之命至今人情皆以為未安近日羅萬甲之疏原本未下臣雖未得其詳而其中宮禁不嚴之說乃是閭巷間人所云云而不敢言者非萬甲新自做出者也言雖狂妄誠出愛君殿下所當惕然愧謝之不暇而非徒不為虛受反因他事特命罷職又於鄭百昌疏答辭氣極其不平至有使卿等秉銓執憲犯法貪婪之徒有所憂懼等語嗚呼此豈君上之言哉瞻聆所及莫不駭異古人所謂一言喪邦者不韋而近之矣殿下自即位之後政令施措之間臨下接物之際辭氣和平言足聽聞遠近

悅服想望太平而數日以來舉措失中有此無前之教人皆曰吾君之厭聞直言也如此吾君之偏護私昵也如此國事無復可為也太平無復可望也群情缺然有識傷嗟皆思却立氣象慘沮此豈平日臣民之所望於聖明者哉臣竊恐殿下王侯違豫久處深宮本源之地涵養之功夫間斷靈臺之上偏係之私意或留義理之萌甚微血氣之發易動少聞逆耳之言不自覺其言之差中也伏願殿下澄心省理益加緝熙之功痛自警責明示悔悟之意則日月之更民皆仰之感回人心迓續天命之幾宜在此

矣惟 聖明之留神焉取進止

乞致仕疏 丙子八月
初九日

伏以臣老病無用之狀 聖明既已洞燭而三上辭
單又下加由之命臣誠惶感罔知攸處臣本庸駑遭
遇 聖明濫蒙收錄擢置卿相之列臣感激 恩私
盡瘁爲期而今則犬馬之齒將迫八十精神筋力之
衰耗已到十分地頭更無陳力就列之望伏惟 聖
明使臣以禮憐臣老病 特許致仕俾令殘骸餘喘
歸死松楸則生年死日莫非 聖恩殞首結草臣不
敢忘也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再疏

伏以臣以年至乞骸冒陳危懇而誠未格天未蒙
準許聖批丁寧辭旨嚴峻臣惶悶悚感若無所容第
臣竊有一見不得不更冒萬死再瀆於 天地父母
之前矣夫人臣事君其道有二古人有言曰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又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士之立朝也
血氣強壯志慮未衰則盡瘁忘身死於國事乃其分
也及其血氣衰耗不能陳力則知止引退以存廉耻
亦一道也當仕不仕一向辭退只圖便身者其失也
慢人臣逋慢罪固大矣當退不退貪戀爵祿乾沒苟

保者其失也鄙鄙夫患失人羞與比今臣年滿七十
在禮當退疾病又重不堪供職其衰敗無用之狀臣
實自知進無裨於國事退無損於班行反身循省只
合退休 殿下何取於無用之老物惓惓至此不念
培植士夫恬退之一脉乎 祖宗朝古事臣聞見孤
陋雖不能枚舉歷數而姑以耳目之所及者言之曾
在 宣祖朝八溪君鄭宗榮以 四朝老臣年至乞
退 宣廟許之寧原君洪可臣以元勳重臣當壬辰
大亂之後引年乞退 宣廟亦特命許之士夫之間
至今傳說以爲美談臣之庸下雖有愧於兩臣而

殿下優老之 聖德獨不及於 宣廟耶若時事太
平而後方可乞骸則臣恐 國家以禮使臣之羨事
將不得復見於世而臣亦終始汨沒於名利之中竟
不免爲鄙夫之歸 殿下將安所用臣哉伏乞 聖
明憐臣老病察臣無用考禮經之明訓做 先朝之
舊例 特許致事俾遂至願不勝幸甚臣無任懇祈
切祝之至謹昧死以聞
答曰省疏具悉卿至懇予意已諭卿勿固辭

仙源遺稿卷之四終

仙源續稿卷之一

詩五言絕句

馬上走筆寄宋仁叟

半世成何事虛名誤此身秋風逐征馬深愧卧雲人

走筆代書答黃和甫

別後離懷苦書來慰所思舊遊成一夢相見是何時

次朴子挺韻留別

海內春初動天涯客欲行相逢還惜別雲樹摠含情

留別閔頤吉

異地同爲客今朝又別離干戈滿天地相見恐無期

七言絕句

自南原先往密陽都監諸賢携酒會餞席上呼
韻各賦送行詩次韻留別

洛下親朋聚一城燈前顏面十年情明朝又作關河
別醉裏難堪百感生

到雲峯復用前韻

錦繡秋山繞畫城別懷搖落不堪情如何缺轡閑吟
處一片溪雲傍馬生

咸陽途中

千里咸陽客又過滿城喬木夕陽多秋天寥泐秋山

靜一陣歸鴉點碧霞

次王思坡韻

思坡名共
閩溫陵人

江南雖好不如歸盡日郊原獨倚扉賴有玉人時見
訪清談瓊屑落霏霏

其二

春雲光動小微星喜向東韓夜夜明此日相逢天所
借臨分那忍去留情

其三

半夜孤村酌酌歸多情落月照窓扉醉中忘却風生
竹錯道茅簷雨雪霏

其四

時危誰是作長城憂國空教鬢髮明撫劍中宵歌激
烈傷心無處說衷情初聞北警

其五

千里家山夢裏歸依然竹屋掩荆扉覺來記得遊行
處楊柳溪橋細雨霏

其六

烏棲城上凍雲生山色蒼蒼月色明畫角一聲聞出
塞何人不起故鄉情

客夜

客窓孤寂夜何永星斗闌干天未明萬事不須紛百
慮千年王業一空城

雨夜書懷

蕭蕭簷雨苦難聽耿耿終宵夢不成無限別懷人未
識寒窓空伴小燈明

題雪菴詩軸

朝來石逕斷人蹤紅日初昇耀玉峯莫恠倚樓吟不
去耽看晴雪落長裕

觀獵後宿安國寺

獵罷歸來雪滿山一聲清磬翠微間燒香文室蒲團

穩贏得浮生半日閑

百祥樓次屏上韻

人間無地避春愁
落日來登江上樓
回首故園何處
是雲山杳杳路悠悠

途中偶吟

長途風雪日驅馳
鏡裏朱顏減舊時
莫道南來無所得
篋中新有簡齋詩

新春書懷

一千里外宦遊人
三十年前聖代民
國破家亡猶不死
他鄉今日又逢春

次金太醫韻

亂離無處不傷心
况復逢春恨轉深
草綠王孫歸未得
夕陽愁思入長吟

端午有感

去年今日此流離
生見今年本不期
歲月悠悠春又夏
重逢端午不勝悲

安國寺

名花一樹錦新栽
紅白交輝爛欲堆
人世定知無此艷
何年王母下蓬萊

送友人赴東萊

仙源續稿一

南邊形勢日憂危
控制非君更屬誰
從此海波看漸晏
輅時相別不須悲

奉送雞林權大尹之任

雞林自古號雄藩
千載新羅舊俗存
爲治只要除害馬
好將清靜化黎元

其二

少年從事客東京
吊古吟鞭遍月城
回首曩遊如昨日
至今魂夢在西清

西清館名

先瑩

松楸丘壠自吾曾
三代相傳歲幾烝
寄語兒孫須謹

護千秋香火永承承

紀行

正月冰澌塞大川
橋梁中斷步無船
行人忍死寒衣涉
誰道橫城太守賢

原城寓舍春帖子

皇帝行天第一春
八荒熙皞囿同仁
東韓野老均沾化
擊壤欣爲聖世民

天啓元年故云

其二

聖澤如天物共霑
春光亦自到茅簷
村翁佩酒來旁午
爭賀新年福祿添

橫城水流巖道上

村村花柳媚春風處處溪山錦繡中安得龍眠摹此
景野橋驢背著斯翁

敬叔以一絕見寄次韻以呈

故人消息問平安廿八明珠映骨寒末路峨洋知者
少非君何處發哀彈

往觀溫陽正由以一絕送行即次其韻

寧親豈憚道途難千里湖西路不漫六十萊衣猶舞
綵傍人莫作老翁看

老将歎

蕭蕭霜髮鏡中明夜夜龍泉匣裏鳴時向戍樓吹鐵
笛聲聲摠是玉關情

失題

午眠驚罷鳥聲中拍拍簾旌盡日風無計護花空歎
息一時飛舞過墻東

其二

春殘擬作送春詩今日春歸醉不知醉起題詩春已
盡但聞啼鳥落花枝

偶吟

完山從古擅繁華綠樹橋邊畫閣多朱簾半捲笙歌

咽盡是梨園弟子家

五言律詩

夜遊海印寺次思坡韻

步入招提境蕭條落木時
鐘殘僧定早雲暝鶴歸遲
簾爲看山捲床因就竹移
春來應更好休負後遊期

元韻

尋芳來古寺正值陽春時
樹密蔽風細山高出月遲
溪聲連夜惡嵐氣帶明移
把酒紅霞裏乘鸞便
有期

再步前韻贈思坡

天末思歸客孤城獨倚時
寒風吹鴈惡落日下山遲
浮世功名薄危途歲月移
瑤琴空鎖匣何處有鐘期

其二

荒村建子月孤店夕陽時
野曠行人少山長去鳥遲
開門迎月出拄杖看雲移
偶得幽閑趣天遊本不期

書懷贈思坡

西塞庭闈隔南州歲月深
一官徒爲口萬事不如心
鏡颯潘郎鬢囊乏季子金
君看雲外鶴日暮且歸林

贈別何明宇入日本

明宇名其高天文官自
杭州移籍北京三世云

我愛何明宇昂然鶴出羣
妙年探至道餘事察星文

蘭室薰初襲蓬山路忽分颿輪留不得徒自仰清芬

別王思坡

聖化同天地東南作一家交情蘭有臭心事玉無瑕
客路連滄海離愁入暮笳歸來須及早春酒醉梅花

思坡閩人故首句云

次夢村韻

境僻雲為伴山晴鶴可駖尋梅窮峽路看竹到溪南
勝地陪清賞狂歌雜醉談他年倘追憶陳跡杳難堪

送告憑使鄭時晦

時事危如髮春愁亂若絲那堪為客日又作別君詩

辛苦須安命行藏敢怨誰君看塞翁馬得失揔焉知

其二

旅館相逢處天涯遠別時團圓真一幸聚散本前期
世事侵愁鬢年華入柳枝臨危各努力休作女兒悲

黃秋浦挽

執友今誰在斯人已矣夫世難容此道天酷禍吾徒
鵬鳥妖先兆龍蛇讖忽符可憐新雨露猶足潤黃壚

其二

嚴譴傷心日蒼黃出餞缺神明臨正直生死荷恩慈
宣室仍無召泉臺本不期親朋半零落存者命如絲

其三

絕域初銜命邊疆未解兵投文馴海若握節傲長鯨
九死丹衷在千秋白日明從知漢法密不貸一蘇卿

其四

江榭曾懸榻坡山共束脩墳麓齊伯仲贈處慕回由
往事渾如夢餘生等是浮不知泉壤裏還繼舊遊不

其五

戚矣懷沙賦傷我盡瘁詩病因卑濕劇才或惡難思
一箇難行李三空重度支白頭無限慟非獨為吾私

蘆嶺

削鐵竒峯峻盤雲石路嵌俯看飛鳥背平撫亂山岑
野濶天疑盡林疎地轉深長風生兩腋鸞鶴可追尋

送韓益之按節北關

北顧勤宵旰分憂得蓋臣威名寒賊膽雄略靜邊塵
歲暮征途遠時危別恨新行行須努力勲業盡麒麟

別沈德顯

好去扶安守之官慎自持臨民先正已為政貴無私
聚散知常理艱危惜暫離梅花如可折千里寄相思

新溪小閣

小縣依山麓虛亭壓水湄灘聲喧枕席嵐翠撲簾帷

入眼皆堪盡題詩恨未奇春來花滿峽重到訪仇池

蒼峯途中

峽裏行人斷山中積雪深馬寒鞭不進橋沒覓難尋
冷色疑千嶂嚴風動萬林蒼峯行未半斜日已西岑

七夕宿板橋店夜雨大作

七夕板橋店三間野老家行人驚破夢惡雨注翻河
喧枕溪聲亂沾床屋漏多天孫今日淚無奈太滂沱

邊以中挽

識面兵戈際論文道義間憂時雙鬢白戀闕寸心丹
薄俗踈儒雅幽蘭棄草菅天涯阻清眇慟哭倚青巒

姜公信挽

璧水論交日金門待漏時披襟輸悃幅接武荷恩私
往事那堪想餘生祇自悲人間從此訣泉路倘相期

七言律詩

九日登公山城次薜荔齋韻

青山簇簇水潺潺落日高臺倦獨攀黃葉萬家秋色
老碧雲千里暮禽還時危未試肯中策客路空摧鏡
裏顏且向樽前須酩酊莫教醒對菊花斑

元韻

錦江秋水自潺潺萬里歸鴻迥莫攀目斷故鄉何

處望心驚異域幾時還
黃花翻覺添愁色
綠酒那能解客顏
搔首雲山滄海外
西風一夜鬢毛斑

次思坡韻

歲晚江南草木凋
暮天風色冷蕭蕭
思歸王粲悲搖落
多病相如臥寂寥
世事謬悠身易老
家山迢遞夢還遙
明朝又作滄波別
一寸愁腸大半消

次金使相寄子常韻

漫天飛雪舞輕盈
歲暮那堪作遠征
千里雲山迷望眼
一聲風角動歸情
已將浮世同春夢
莫道殘年看太平
強起白頭趨幕府
自憐書劍摠無成

題印和尚詩軸

漫郎身計太踈迂
渭北田園一半蕪
客裏光陰凋鬢髮
春來歸思滿江湖
倒冠落佩從他罵
弄鏡燒香只自娛
早晚東林當共社
爲余先結小屠蘇

贈四耐居士安慶昌

周遊南北東西客
來往公卿士庶間
肘後詩囊開錦肆
手中筇杖了名山
浮雲蹤跡何曾滯
野鶴生涯自在閑
安得掛冠隨子去
一區煙月弄潺湲

寄秋浦

窮探虎穴世皆危
苦節何曾變險夷
松柏固應桃李

別犬羊猶識鳳麟奇千秋朱雀高名繫一片丹心聖
主知鯨海至今波未息太平勲業屬阿誰

贈李以初

時危同是客他方遼鶴何年返故鄉笑我功名長落
拓憐君生計苦淒涼茅簷對酌休辭懶藜杖相從也
不妨荏苒春光今過半門前楊柳已深黃

送李直赴舉

日暖泥融雪半消長安千里路迢迢衝星寶劍光芒
閃削玉霜蹄意氣驕江上芙蓉休恨晚月中仙桂未
全飄應知笳鼓歸榮日正是鸞花爛熳朝

送仲靜赴舉

西歸未月又東還來往如何不憚煩客路春泥深沒
膝斜陽別恨暗消魂鵠原且莫傷分袂金信行看慰
倚門遙想長安風日好滿城花柳樂新恩

踏青病卧寄李以初

細雨東風三月三綠楊芳草滿江南流離王粲愁無
賴寂寞相如病不堪且把杯觴酬勝節莫辭泥土污
春衫何年更見昇平樂漢水孤舟漾碧藍

寄百拙令公

登門何幸識荊州不願生封萬戶侯世亂暫宣分陝

化時來當作濟川舟棠陰日轉文書靜梅閣春閑勝
事稠咫尺無緣陪杖屨繞天花柳摠離愁

其二

深如河海重如山拄節觀風鬢未斑久遣威聲寒賊
膽行將能事濟時艱功名已盡麒麟上交契猶論父
子間欲棹孤舟訪浮碧沮江煙月幾多閒

贈李丕馨陳終遠

千里離家作遠遊歸心日夜在南州春來未得梅花
信夢裏空乘竹葉舟滿目風煙添客淚連雲芳草亂
鄉愁男兒到處須行樂莫向樽前歎久留

其二

春盡關西客倦遊誰將從事到清州霜添潘令雙蓬
鬢夢落玄真一釣舟故國煙花猶舊態他鄉物色摠
新愁憑君且莫催歸思暫為佳人一笑留

百祥樓贈張萬里朴悅之

年來星散各西東此日高樓一笑同莫逆交情猶似
舊如期霜鬢已成翁波恬鏡面玻璃碧酒凸觥心琥
珀紅世事悠悠渾是夢不妨隨處醉春風

其二

危樓百尺倚層空千里湖山一望中舉目可堪鄉國

異憑欄聊喜故人同
遙岑送翠排虛闥
弱柳和煙颺
晚風明日江南又
分手暮雲芳草恨無窮

送亨伯赴三和

宦情秋思共悽悽
此日那堪又解携
渺渺歸程連漢北
悠悠別夢到關西
從知枳棘非棲鳳
姑把牛刀試割鷄
早晚趨庭當一訪
清樽梅閣醉如泥

送申敬叔巡按北道

秋來多病易傷情
况復關河送子行
歲暮嚴程餘萬里
霜添愁鬢幾千莖
陰山雪暗胡笳動
孤館燈殘客夢驚
此夜相思應倍苦
一天寒月兩鄉明

再次前韻

年來頭白不貪名
魂夢何曾到邇英
已向浮休觀物理
邠因貴賤歎交情
山容雨過螺鬟媚
浦口潮通鏡面平
燕坐燒香虛閣靜
亂蟬高樹晚涼生

復用月峯過狼子山韻

萬里浮槎朝玉京
三更旅枕夢初驚
香殘小帳微涼透
露洗長空霽月明
獨坐可堪思故國
一樽無賴破愁城
鷄鳴又向遼陽去
迢遞關山信馬行

次月峯過駐蹕山有感韻

大野茫茫混八紘
雲邊何處是蓬瀛
行人欲問貞觀

事道上惟逢浙右兵往迹即今如過鳥山形依舊繞
荒城斜陽立馬空搔首盡角多情送一聲

次月峯鞍山逢東征浙兵韻

誰將雄劍斬長鯨空使王師老遠征觸熱不愁來絕
國逢人猶復問前程艱關豈識從軍樂慷慨應羞與
賊生此去明知成月捷秋來傾耳佇歡聲

發海州

海州城外戒征輶鶴野漫漫道苦脩幾處郵亭空費
日明朝衰鬢又逢秋青烽絕塞閑宵柝綠樹連雲擁
酒樓安得移家此中老太平煙月恣優游

次月峯題董都督一元鎮武大捷碑

平生所學是龍韜一劍纔揮虜陣塵遼塞至今塵不
起邊民從此枕常高功方衛霍斯為大名較關張定
孰豪殊績炳然垂琬琰喜看螭首聳林臬

題壯鎮堡城外關王廟

關王死去已千春處處祠堂像設新壯志未能扶漢
室英魂猶復佑真人青龍赤兔今安在鳳眼鬚眉儼
若神赫赫精靈應不昧願臨東土掃妖塵

次月峯長城韻

連雲粉堞蜿如龍限隔中華與北戎橫截想居天下

半崢嶸應與岱山崇興亡無賴城池壯賓服唯看道
德隆固國不須徒設險欲從閭闔獻愚衷

次月峯山海關韻

萬雉高城氣勢雄關門形勝與之同逶迤控鎮陰山
北縹緲平臨瀚海東鎖鑰只令朝暮啓輪蹄不隔往
來通皇家制作多宏遠千載華人荷聖功

送申明遠歸金陵村庄

阮生身世哭途窮飄泊殊方類轉蓬涸轍厚露仁者
澤綈袍深感古人風元龍問舍初無是市虎成言本
自空客裏送君秋又晚不禁歸思滿江東

瀛海君母夫人挽

當年慘禍夢猶驚血泣幽閨歲後更幸見麟兒成偉
烈光膺鸞詒慰餘生八旬胡福人誰竝三路雕軒世
共榮丹旄莫嫌湖海遠延津龍劍喜相迎

黃監司謹中挽

早厭紛囂脫世韁歸來閑卧水雲鄉一生榮宦黃梁
夢晚歲行箴綠野堂有子有孫兼有壽無憂無疾且
無殃人間福祿如君少莫把浮休枉歎傷

失題

元戎幕府揀才賢自愧糝糠誤在前韜略敢期能折

禦馳驅只欲效埃涓烏號斃拂星流矢龍匣初開劍
吐蓮莫道書生無處用馳文猶可勒燕然

李九畹挽

九畹清芬我所欽一生蘭契托知音十年卧病醫無
術萬事傷心淚不禁門掩小庭蒼蘚合月臨虛幌素
塵侵人間此別成終古他日冥班倘再尋

五言古詩

節飲加餐清約律已蚤夜無怠敬爾使事吾於
仲實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贈行不以頌而以
規此乃古人贈人以言之義也楓溪送關東方

伯仲實令公之任

我本永郎徒物外恣幽討朝遊萬瀑洞暮戲鬱陵島
一落紅塵中世事令人老愁顏入曉鏡兩鬢繁霜皓
長憶舊仙侶日夜歸心惱昨宵溪堂夢夢踏鳴沙道
今日送君去悠悠我懷抱歷歷羣仙府行行幾時到
洛山海月圓長安秋色早蘭舟載紅粧千古風流好
當年老安期見君應驚倒四仙有古亭高躅今誰蹈
丹書綠苔沒爲我煩 掃早晚訪舊遊相期拾瑤草

仙源續稿卷之一

仙源續稿卷之二

議

日本信使許否議

日本與我國世修隣好二百年來少無相失之事而
平秀吉以弑君篡國之賊陰懷射天之計敢試假道
之請憤我不聽動兵越海燒夷我宗社發掘我
陵寢此天下之大逆而我國之深讎也有萬世必報
之怨無一毫可和之義前日信使之行至今臣常痛
之今者家康以源氏遺種剪除秀吉之子殲滅秀賴
之黨遣使報我願修舊好情雖叵測言有可執今日

之事與前稍異且我國自壬辰被兵以來內修外攘之策尚無一事之足恃我之氣勢既不能制彼之死命而又不能從其所請徒爲大言以絕之則不幾於古人所謂絕物者乎量力度勢權時處變是或謀國之一道也第念我國於天朝自壬辰以後大小倭情無不奏知今此信使之請亦不可不具由陳奏於天朝得其准可之命然後始可議也不爲奏稟於天朝而先議其許與不許臣之愚意恐其太早也全繼信既非信使則只可往還於馬島而已書啓中措辭在廟堂商議善處臣不敢妄有所獻伏惟上

裁

劄

辭判義禁劄

伏以臣以狗馬之疾再溷天聽聖度包容不加罪罰遣醫看病且賜藥物寵眷之隆迥出尋常臣非木石寧不知感第臣所傷積漸已久一朝病作百症俱發數日調治萬無起身之勢目今罪人畢拿連日推鞠而臣以金吾之長獨未得進參於推官之後揆之分義罪極逋慢臣之氣力可堪供職則此何等時而敢上辭章至再至三自干於瀆擾之誅裁伏乞

聖慈察臣至懇憐臣病狀 特命適臣無帶判義
禁府事以便公私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解兼帶劄二肢

伏以臣曾以老病不堪供職之狀再上乞骸之章而
聖批溫諭不許退去臣誠惶感不敢更溷悶默縮
伏今數月矣近因冬候漸深風氣斗緊衰疾之人薄
寒易中舊病新熾迭作交攻軀殼雖存精神已脫枯
骸坐屍只待死日人世之事已無可為瞻望朝端若
隔前生臣病伏之中竊有私悶不得不仰籲於 天
地父母之前矣臣之本職間謾無幹雖或瘼曠固無

廢務經心之事而兼帶譯院提調則專掌事大交隣
為任緊重隸屬諸譯多至累百四學之試才諸處之
差遣公幹之稟定訖牒之裁決不一其事而皆臣親
所句檢自 祖宗朝必以都提調管攝者意非偶然
非如他各司提調泛然摠治之比也自臣病後一應
諸事都委於下位提調在下之員時或代察而拘於
體面不肯獨斷應行之事待臣出仕多滯不舉病中
一念係著心上食息不安臣之病勢日漸沉痾綿綿
氣力有同下山之目前頭此生萬無起身供仕之望
伏乞 聖明察微臣情勢之悶迫念本院事務之久

曠臣兼帶司諱院都提調亟賜遶改以便公私不勝
幸甚

仙源續稿卷之二終

右 伯氏詩文若干篇得於兵火散逸
之餘非全稿也 伯氏忠義大節具於
賜祭之文表閭之榜士林之口太史之筆
固已日星宇宙至如詞苑剝馥特雲霄
之一毛耳雖然遺衣冠杖屨亦子孫之
所重而箴之况此片言隻字無非出於
性情者乎 遺孤等衷集此編請余一言

題跋唯呼奈何忍為言奈何忍不為言
伯氏平生學本經言詩取杜韓晚歲自
闡堂奧平淡有趣氣象渾全語意真實
人謂白氏長慶之集陸翁劔南之詠其
陶寫性靈曲盡事情者無不齊其歲而
闡其室誠知言哉然伯氏心喜以此
自名惟日孳孳於奉公及物之際又可

以見君子之修辭本於立誠非詩家者
流徒尚詞藻而無其實者比之後之人
其必有會於溫柔敦厚之教之所發歟
崇禎紀元己卯臘月日弟尚憲謹跋



